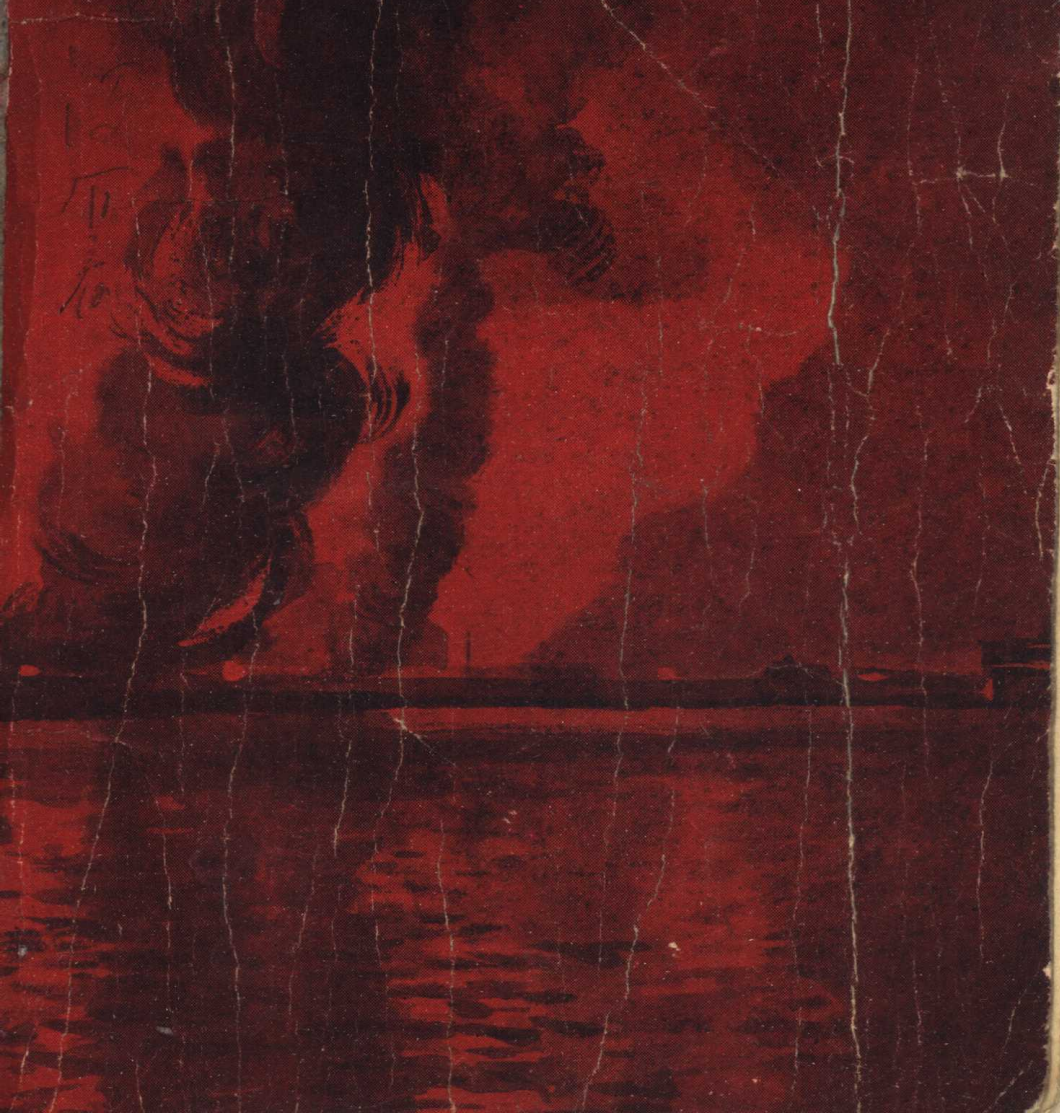


燃燒的土地

韶華著



燃燒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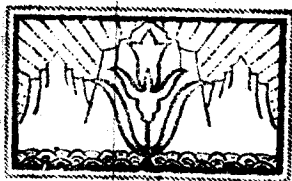
1931 1932 1933



燃燒的土地

詔 華 著

景 瀾 素 雁 插 圖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燃燒的土地

趙 韋 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牛四12条東口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030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 9 3/8印張 7種裝 227,000字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號：15309·177

定價(6)一元一角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描写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长篇小说。

在这本小说中，以抗美援朝战争最初阶段的几个战役：出国、穿插、堵击、突破临津江和汉江南岸的守备战为背景，通过对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部队中的张贵、程世方、赵朋、范洪如、金元禧这些英雄人物的描写，通过一个中国家庭和一个朝鲜家庭在战争中的遭遇，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表现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友谊。

封面设计：袁延甫

中國人民熱愛和平，
但是為了保衛和平，
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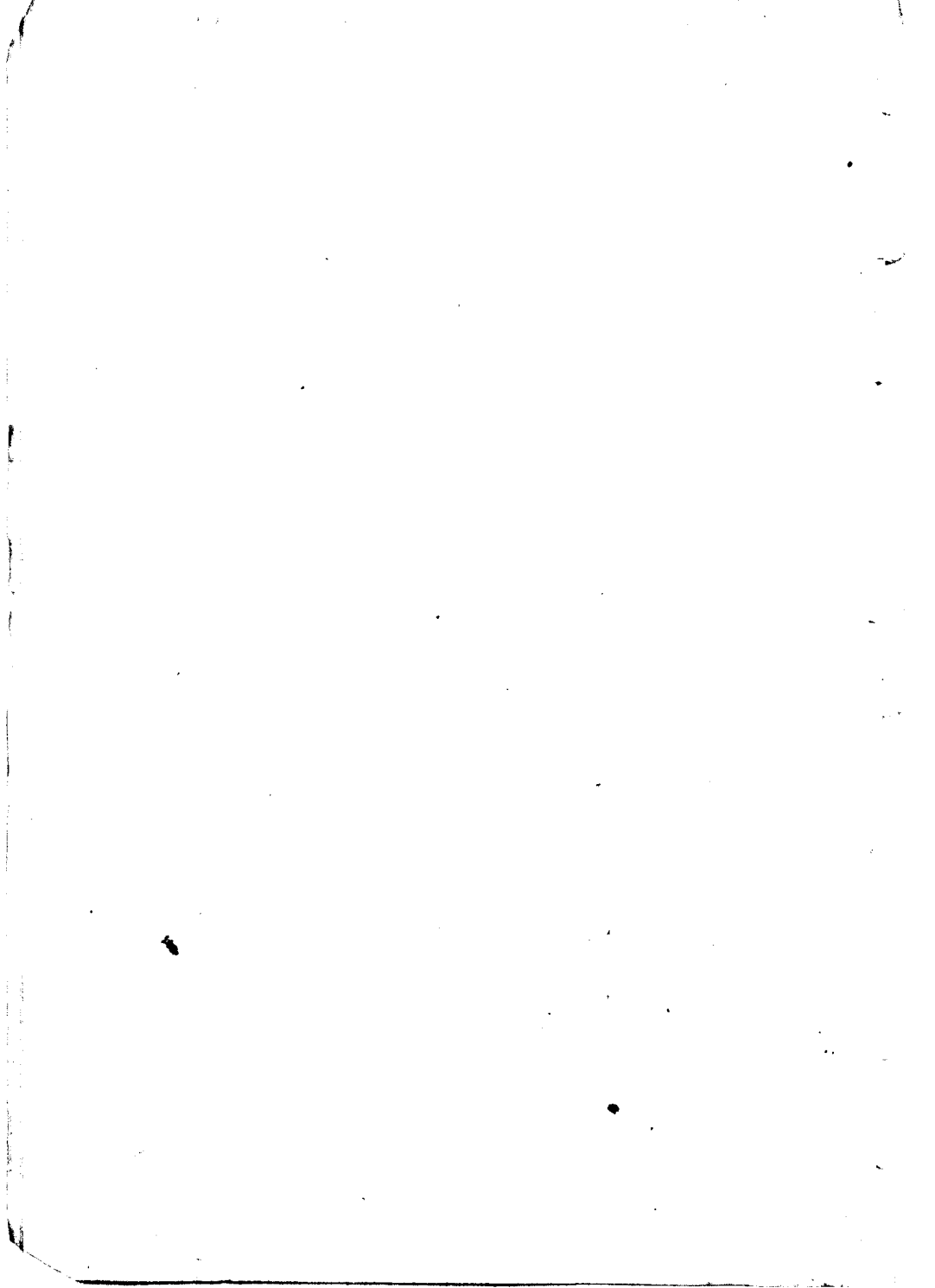
——周恩來

目 次

第 一 章	故鄉——和平的土地·····	5
第 二 章	“情况有重大变化·····”·····	28
第 三 章	在鴨綠江邊·····	42
第 四 章	朝鮮在燃燒·····	58
第 五 章	第一次战斗·····	72
第 六 章	在敵人心臟里开花·····	87
第 七 章	他們在期待·····	95
第 八 章	穿插·····	116
第 九 章	堵击·····	129
第 十 章	意外的相見·····	143
第十一章	故鄉——一片焦土·····	154
第十二章	一九五〇年除夕·····	167
第十三章	敵人心臟里的釘子·····	184
第十四章	渴念的“家”·····	193
第十五章	啊，祖國！·····	206
第十六章	父与子·····	216
第十七章	在鶯子嶺上·····	241
第十八章	壯烈的战斗·····	258
第十九章	春天·····	276
尾 声	·····	283
后 記	·····	296

中國人民熱愛和平，
但是為了保衛和平，
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

——周恩來



目 次

第一章	故鄉——和平的土地	5
第二章	“情况有重大变化……”	28
第三章	在鴨綠江邊	42
第四章	朝鮮在燃燒	58
第五章	第一次战斗	72
第六章	在敵人心臟里开花	87
第七章	他們在期待	95
第八章	穿插	116
第九章	堵击	129
第十章	意外的相見	143
第十一章	故鄉——一片焦土	154
第十二章	一九五〇年除夕	167
第十三章	敵人心臟里的釘子	184
第十四章	渴念的“家”	193
第十五章	啊，祖國！	206
第十六章	父与子	216
第十七章	在鶯子嶺上	241
第十八章	壯烈的战斗	258
第十九章	春天	276
尾声		283
后記		296

第一章 故鄉——和平的土地

1

張貴——帶着兩顆獎章的战斗英雄回家了。

他在一个小站下了火車；火車拉了一声長笛，喘着气向北开走了。他整了整自己的新軍服，戴正了軍帽，紮緊了皮帶，正了正斜在身后的新帆布揹包，順着那条还清楚記得的道路，向自己的村子走着。

这时正是陰曆八月。昨天剛剛下了一場細雨，空气清新，远处的天空有几朵浮云。滿地的庄稼已經是开始收割的时候了。站在高崗上看來，一片片火紅的高粱，一片片金色的穀子，一片片吐着紫纓的玉米，大風一吹，前浪推着后浪，好像無边的海洋。

張貴离开家鄉八年了。他走过东北的冰天雪地，走过廣西的崇山峻嶺；那里也有这样的天空，那里也有这样的庄稼，但現在他覺得，还是自己河南的家鄉更美丽，哪里也比不了，連这里的空气都覺得分外潤入肺腑……

在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在和國民黨打仗的时候，他也想过家（如果說他一点也不想家，那是假的）。但他回家的希望，总是寄托到勝利以后，寄托到和平的时候，虽然那时候覺得这是遙远的。現在不是勝利了嗎？不是和平了嗎？看那晴朗的天空，看那海浪般的庄稼，自己的村子就在不遠的前面……

張貴越走越快，後來竟至撒腿跑起來了。

走了十來里地，他出了滿頭大汗。離自己的村子只有三四里路了。前面不遠的路旁，有三個割草的男孩子。他記得，小時候他也曾在这里割過草。他估計，這可能是自己村子里的孩子。他放慢了腳步，走到那三個孩子跟前，站下來好奇地看着他們。孩子們也好奇地看着他。他微笑着問：

“小孩兒，你們是哪村兒的？”

一個頂大的黑臉皮的孩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說：

“張家莊的。”

張貴笑了笑，縫縫着眼睛，有趣地說：

“張家莊的？你是誰家的小孩兒？”

那孩子說：

“張丙春家的……”

張貴想起來了：他參軍的時候，張丙春有一個還在懷里抱着的男孩子。看他那扁平的鼻子，粗黑的眉毛，真像他的爸爸——現在長得這麼大了。他又轉問第二個用草串着兩只螳螂的孩子：

“你是誰家的小孩呀？”

那拿着螳螂的孩子天真地看了他一眼，說：

“張萬榮家的……”

張貴一時想不出哪一個張萬榮。哦！村西頭小名叫作“虎成”的那個張萬榮吧？他離開家裡的時候，虎成還沒有娶媳婦呢。還沒有等他再問第三個孩子，那頂大的孩子就奇怪地先問他了：

“同志，你是哪村兒的呀？”

張貴笑了笑，眼睛縫縫的更細了，他看着那張着的小嘴和奇怪的眼光，說：

“我么？問我是哪村兒的嗎？我可不告訴你們……”於是，他向他們神祕地作了一個鬼臉，繼續向前走了。等他走了幾步回過頭來的時候，幾個孩子正在那里唧唧咕咕地說些什麼。張貴想：他們雖然

不認識自己，但一定听大人們說過，他們村子里有一个張貴，当解放軍八年沒有回來了。他們可能正在猜想。忽然这几个孩子唧唧噥噥地笑着从他身旁跑过去了，越过那条嶺崗，跑向村子里去了；还不时地回头向他嘻笑。

他繼續向前走着。不远的前面是一片菓樹園。有桃樹，有杏樹，有柿子樹，有山里紅。他記得，这原是本村地主王德純家的一塊地。十年前改成了菓園子。那时，他被僱來种的这些小樹，現在，已經成了一片好的菓園子了。有一个七十多歲的老头子，坐在樹蔭下打盹乘涼。現在，这些菓樹可能分給他了吧？他走过去，那老头子伸了个懶腰便站起來了：原來是本村的“麻子”。他是一个一輩子吃苦下力的人，姓王，起了个大名叫“王春亭”，可是总也叫不起來，提起“王春亭”並沒有人知道，以后連他自己也不想再叫大名了。張貴走过去，說：

“你是王春亭嗎？”

这老头子更聾了，眼睛也不大好使。他把手掌放在耳朵后面，張貴又問了一遍，他說：

“往哪停？你可以在村子里停一停，歇歇脚兒，要水有水，要飯有飯，再不然，叫村長給你找个地方住一天，村里有过路軍人招待站……”

張貴笑了笑，大声說：

“我是張貴！”

老头子說：

“什么貴？杏子早就沒有了，桃子也摘完了，柿子还不熟，熟了得二百塊一斤呢……”

張貴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笑着又向前走了。

他上了前边那条嶺崗，自己的村子就展开在眼前了：一片濃密的樹蔭，把村子完全都遮住了。樹蔭上面籠罩了一層薄薄的藍煙，像一

層輕紗，從那里傳出來公雞的叫聲。一條小河從北面流過來，順着村子繞了半個圈子，向西南伸展過去，像一條白色的帶子：多么好呀，這是自己的家鄉……。

張貴現在不急於想進村子了。他站在嶺崗上想：八年沒有回家了，參軍的時候，自己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現在，長成一個魁梧的軍人——解放軍的連長了。恐怕自己的父親、母親、奶奶誰也認不出來了。自己的媳婦呢？妹妹和弟弟呢？看見他們我第一句話說什麼呢？老奶奶一見我會掉淚吧？……

想到母親，他的心緊縮了一下。在部隊，他和家里通信的時候，除了不好意思問自己的媳婦，家里所有人的情形，他全都問過。可是家里的回信上，對他的母親總是避而不談。他曾痛苦地想過：大約自己的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他知道：自己離開家鄉之後，他們這個地方日本鬼子曾幾次“掃蕩”過；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也和我們在這裡“拉”過長時間的“鋸”。在戰爭中，他看見過許多被日本鬼子和國民黨殺死的老百姓；他想，假如回到家里他母親已不在人世，那麼也不要過於難過，以免再引起家里人的悲痛……

他想着，擦擦臉上的汗水，又重新整了整軍服，擰了擰上面的土塵，戴正了軍帽，像他參加英模大會走向主席台時一樣下了嶺崗，便大踏步地向村子里走去了。

2

當張貴大踏步走向村子里去的時候，他忽然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想法：最好不要叫家里的人馬上認出自己來，一直走進家里去，看他們說些什麼。在他的兩眉之間有一顆黑痣，家里人一看便會認出來的。他把帽沿往下拉了拉將黑痣遮住，便走進了村子。

他在村口碰到幾個還熟悉的面孔，他沒有和他們講話，大家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他一直走向自己的家里門口兒。這時，從他家

的門口兒，走出來一個硬朗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那是他的父親張萬奎；一個七十多歲的白髮蒼蒼的老太太——那是他奶奶；他們後面還跟着剛才在路上碰見的那三個嘻皮笑臉的孩子。這時他把剛才的想法忘記了，向前走去，說道：

“奶奶……爹……”

老奶奶遲疑着，她不相信這就是她的孫子。張貴把軍帽往上推了推，兩眉間那一顆黑痣便顯露出來了。老奶奶又端詳了一刻，才說：

“你是孫子嗎？你是孫子嗎？來，來（雖然她已經抓住了張貴的手），叫我好好看看你……”

“奶奶，是我……”張貴說，他覺得奶奶的手顫巍巍的。她的眼睛里流出淚水來了。這手的顫動和淚水，也不覺使張貴的鼻子發酸了。父親扭過臉去，假裝向四外瞭望什麼的樣子。然後用袖子輕輕地在臉上抹了一下，回過頭來說：

“走吧！來家吧！”

這時候從門里竄出一隻狗，惡狠狠地撲向張貴。他父親踢了牠一脚，張貴也吆喝了一聲，那狗后退了幾步，遲疑了一下，然後又跑過來。這一次不是來咬他，是搖着尾巴跑前跳後地在他身上亂抓撓。這還是他參軍時家裡的那隻狗，因為夏天剛掉了毛，現在顯得又老又瘦了。早先，每年秋天張貴都帶着牠到地里追兔子，牠是全村跑得最快的一隻狗……。

院子里三間堂屋是才翻蓋的。新蓋了一座東屋（因此院子比過去顯得狹小了），院牆都是新砌的，院子中間搭了一架涼棚，絲瓜秧爬上去，散佈着深綠色的葉子，長長的絲瓜從上面垂下來。張貴還沒有坐穩，街坊鄰居們便擁進來了，塞得滿滿一院子。孩子們從大人的腿縫中擠進來，好奇地看着他。

“回來了嗎？”

“回来了，你好啊！”

“好！”

这是当时忙不过来的一遍一遍的問話和答复。

一个三十多歲的帶着涼帽的人挤進來了，和張貴問答了那同樣的話之后，指着張貴問自己身边的一个孩子：“你認得他是誰嗎？”

孩子活潑地說：“認得！”

旁边另一个人說：“你認得什么？他走时你还在老榮的腿肚子里呢？”

於是爆發了一場哄笑。

这时候后面有人叫道：“讓开路，讓开路，看看誰回來了，看看誰回來了……”

人們回过头去，把路讓开，走过來两个孩子。張貴馬上認出來那十三四歲的女孩子是她的妹妹玉环。这黃毛丫頭，長多高了！她有些靦腆地，像在学校里对老师一样，向張貴行了个鞠躬礼，問：

“哥哥回來了？”

后面那个八九歲的男孩子却站得远远的，好奇地看着張貴。張貴認得，他是自己的弟弟玉富，他長得多么像自己呀！張貴走时，他还在怀里抱着。現在这孩子似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他哥哥。張貴叫他，他也不肯過來。老奶奶說：

“看看，傻孩子，天天念叨你哥哥，現在你哥哥回來了，連个哥哥也不叫，快，叫哥哥！”

“哥哥！”孩子靦腆地叫了一声。

老太太笑着說：“对，对，就是这样！”

張貴把他拉進怀里，他摸弄着那兩顆獎章。

老太太忽然說：

“你看，都高兴迷了，孩子还没有吃飯呢！孙媳妇！孙媳妇哪里去了啊？給孙子蒸黏饅，要多揣棗，我知道，孙子最爱吃！……”